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品花寶鑒 序

余謂遊戲筆墨之妙，必須繪形繪聲。傳真者能繪形，而不能繪聲；傳奇者能繪聲，而不能繪形，每為憾焉。若夫形聲兼繪者，余於諸才子書，並《聊齋》、《紅樓夢》外，則首推石函氏之《品花寶鑒》矣。傳聞石函氏本江南名宿，半生潦倒，一第蹉跎，足跡半天下。所歷名山大川，聚為胸中丘壑，發為文章，故邪邪正正，悉能如見其人，真說部中之另具一格者。

余從友人處多方借抄，其中錯落，不一而足。正訂未半，而借者踵至，雖欲卒讀，幾不可得。後聞外間已有刻傳之舉，又復各處探聽。始知刻未數卷，主人他出，已將其板付之梓人，梓人知余處有抄本，是以商之於余，欲卒成之。即將所刻者呈余披閱。非特魯魚亥豕，且與前所借抄之本少有不同。

今年春，愁病交集，根無可遣，終日在藥爐茗碗間消磨歲月，頗覺自苦，聊借此以遣病魔。再三校閱，刪訂畫一，七越月而刻成。若非余舊有抄本，則此數卷之板，竟為爨下物矣。

至於石函氏，與余未經謀面，是書竟賴余以傳，事有因緣，殆可深信。

嘗讀韓文云：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。又云：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。余但取其鳴之善，而欲使天下之人皆聞其鳴，借紙上之形聲，供目前之嘯傲。鏡花水月。過眼皆空；海市蜃樓。到頭是幻。又何論夫形為誰之形，聲為誰之聲，更何論夫繪形繪聲者之為何人耶！世多達者，當不河漢余言。是為序。

幻中了幻居士

品花寶鑒序

余前客都中，館於同里某比部宅，曾為《梅花夢》傳奇一部，雖留意於詞藻，而末諧於聲律，故未嘗以之示人。比部賞余文曲而能達，正而能雅，而又戲而善謔，遂囑余為說部，可以暢所欲言，隨筆抒寫，不癡於倚聲按律之必落人窠臼乎？時余好學古文詩賦歌行等類，而稗官一書心厭薄之。及秋試下第，境益窮，志益悲，塊然塊壘於胸中而無以自消，日排遣於歌樓舞榭間，三月而忘倦，略識聲容伎藝之妙，與夫性情之貞淫，語言之雅俗，情文之真偽。間與比部品題梨園，雌黃人物，比部曰：「予囑君之所為小說者，其命意在乎此，何不即以此輩為之？如得成書，則道人所未道也。」余亦心好之，遂竊擬之。始得一卷，僅五千餘言，而比部以為可，並為之點竄斟酌。

繼復得二三卷，筆稍暢，兩月間得卷五。借閱者已接踵而至，繕本出不復返，嘩然謂新書出矣。繼以羈愁潦倒，思窒不通，遂置之不復作。

明年有粵西太守聘余為書記，偕之粵，歷遊數郡間，山水奇絕，覺生平所習之學皆稍進。亦嘗遊覽青樓戲館間，而殊方異俗鮮稱人意。一二同遊者亦木訥士，少宏通風雅。主人從政無暇，此書置之敝篋中八年之久，蟬蝕過半，余亦幾忘之矣。

及居停回都，又攜余行，勸余再應京兆試。粵境皆山溪幽阻，水道如蛇盤蚓曲，風雪阻舟，巉巖沙石間，日行一二里、二三里不等。居停遂督余續此書甚急，幾欲刻期而待。自粵興安縣境至楚武昌府境。舟行凡七□日，白晝人聲喧雜，不能構思。夜闌人靜，秉燭疾書，共得□五卷。及入長江，風帆便利，過九江，抵金陵，鄉心縈夢，不復能作矣。

至都已七月中旬，檢出時文試帖等略略翻閱。試事畢，康了如故，年且四□餘矣，豈猶能如青青子衿日事咕嚕耶？固知科名之與我風馬牛也。貧乏不能自歸，仍依居停而客焉。有農部某君，□年前即見余始作之□五卷，今又見近續之□五卷，甚嗜之，以為功已得半，棄之可借，囑予成之，且日來曉曉，竟如師之督課。余喜且憚，於臘底擁護挑燈，發憤自勉，五閱月而得三□卷，因以告竣。

又閱前作之□五卷，前後舛錯，復另易之，首尾共六□卷。

皆海市蜃樓，羌無故實。所言之色，皆吾目中未見之色；所言之情，皆吾意中欲發之情；所寫之聲音笑貌，妍媸邪正，以至狹邪淫蕩穢褻諸瑣屑事，皆吾私揣世間所必有之事。而筆之所至，如水之過峽，舟之下灘，驥之奔泉。聽其所止而休焉，非好為刻薄語也。至於為公卿，為名士，為俊優、佳人、才婢、狂夫、俗子，則如干寶之《搜神》，任昉之《述異》，渺茫而已。噫，此書也，固知離經畔道，為著述家所鄙，然其中亦有可取，是在閱者矣。

曠廢□年，而功成半載，固知精於勤而荒於嬉，遊戲且然，況正學乎。

某比部啟余於始，某太守勸余於中，某農部成余於終，此三君者，於此書實大有功焉。倘使三君子皆不好此書，則至今猶如天之無雲，水之無波，樹之無風，而紙之無字，亦安望有此灑灑洋洋奇奇怪怪五□餘萬言耶？脫稿後為敘其顛末如此。

天上瓊樓，泥犁地獄，隨所位置矣。

石函氏書

品花寶鑒題詞

一字褒譏寓勸懲，賢愚從古不相能。

情如騷雅文如史，怪底傳鈔紙價增。

罵盡人間讒諂輩，渾如禹鼎鑄神奸。

怪他一枝空靈筆，又寫妖魔又寫仙。

閨閣風流迥出群，美人名士鬥詩文。

從前爭說《紅樓》豔，更比《紅樓》豔□分。

臥雲軒老人題